

国外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报告2011

Guowai Gaoxiao Renwen Shehui Kexue
Fazhan Baogao 2011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FOREIGN UNIVERSITIES, 2011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 组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容提要

立足国情,放眼世界;跟踪前沿,寻找差异;吸收借鉴,促进繁荣。2008年起,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发起倡议,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组织编写。报告由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一流专家学者执笔,并邀请了部分海外知名学者参与编写。本书为第四部年度报告。

报告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系统介绍了2010年度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重大事件、学术成果、理论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以及学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展趋势、国内外学术差异比较等,并为读者推荐了大量的参考文献。

该报告为读者全面了解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概况,明晰我国学术发展在国际学术中的地位 and 作用,探索本学科发展方向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11/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04-033487-6

I. ①国… II. ①教… III. ①高等学校-人文科学-发展-研究报告-国外-2011②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报告-国外-2011 IV. ①G6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2992号

策划编辑 王楠
责任校对 刘莉

责任编辑 王楠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封面设计 张楠

版式设计 马敬茹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北京市大天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58.5
字数 1 050 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3487-00

Contents

1	The Marxism	1
2	Philosophy	41
3	Economics	104
4	Management	151
5	Law	230
6	Politics	292
7	Sociology	329
8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373
9	History	414
10	Literature	482
11	Art studies	524
12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575
13	Linguistics	623
14	Pedagogy	662
15	Psychology	702
16	Library Science, Informatics	740
17	International Affairs Studies	792
18	Interdiscipline	841
19	Methodology	886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

摘要

2010年国外马克思主义者除继续关注经济危机外，也关注反资本主义运动以及人类解放理想问题。一年来，全球举行了很多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和左派学术、政治活动，著名的有第六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纽约的左翼论坛、伦敦的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哈瓦那的“马克思著作与21世纪的挑战”等。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辩证法、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经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与特征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与此同时，他们也与其他思潮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在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对话中，学者们强调，马克思不但没有放弃个体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相反，为这一理想的实现提供了合理的实践途径；在与生态主义者的对话中，学者们强调，马克思并非普罗米修斯式的唯生产力者，他的社会生产理论为自然与人类的合理新陈代谢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人类的解放不仅意味着把社会条件置于民主制度的控制下，而且意味着使经济系统摆脱资本逻辑的支配，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合理的关系；在与女权主义的对话中，学者们承认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但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妇女压迫和性剥削等问题上能够提供更充分的解释；在与后殖民理论的对话中，学者们表明，马克思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者，他不仅为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关注和支持非西方社会的发展和民族解放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对话中，学者们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共同兴趣，共同致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解放斗争；在美学领域，学者们提出了艺术回归政治的重要性，把艺术理解为政治反抗和表达人类自身解放的重要形式。尽管在这些对话中存在着大量分歧和争论，但是这些对话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助于它在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Abstract

In 2010, foreign Marxists still paid attention to economic crisis, but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anti-capitalist movement and the ideals of human emancipation. Over the past year, many influential academic and political activists have been held by Marxists and lefts around the world, notably, Sixth international Marx Congress in Paris, Left Forum in New York, Sev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London, Fifth Conference of Marx's Works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21st Century in Havana and so on. In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Marxists have put forward lot of new ideas on the issues of dialectics, class, ideology critique,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t the same time, Marxist scholars have made extensive dialogues with many intellectual movements. In the dialogue with the anarchism, they argued Marxism did not give up the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 full development and their free association, rather than to providing the realistic way of realization of this ideal. In the dialogue with the environmentalism, they argue Marx was not a Promethean productivist, his theory of the social production does not only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metabolism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but also demonstrates the mutual dependence between social liberation and nature protection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dialogue with feminism, they realize that Marxism and feminism can benefit each other by mutual learning: on the one side, women's liberation is an internal part of human liberation, on the other side, Marxism can provide exhaustive explain of the real roots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sexual exploitation. So they can be political union. In the dialogue with postcolonial theory, a number of scholars insist that Marx was not an Eurocentric, he 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non-western society, also supported the struggle of the oppressed nation.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 tradition, the both of Marxism and religion realized they have common interests in critique and overcoming capitalism. In the aesthetic field, Marxists involve in the discussion between art and politics. The art is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political resistance and the expression of individual. Although in these dialogues and discussion, there are a lot of quarrel and debates, but they are not only viable ways of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tself, but also help to enhancing its role in practice.

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爆发时,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触及到全球化、周期性危机和不稳定。过去几十年,人们相信市场可以摆平一切,对我来说,似乎是神学的论断而不是现实。”^① 这一观点今天看来仍然是有效的。一年来,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论文,举办了许多有影响的学术和政治活动。本报告将从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非欧洲中心主义、宗教、美学等方面介绍和分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内容。

一、全球重大学术和政治活动

第六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于2010年9月22—25日在巴黎第八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危机、反抗与乌托邦”,参会者有来自世界各地,中央编译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青年教育学院等机构也派出了20多位代表参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还作为本次会议的协办单位,组织了复旦—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场,张双利副教授应邀在全体大会上做主旨发言。本次会议有4次全体会议,200场左右的专题,近千名学者参加。

第七届历史唯物主义年会2010年11月11—14日在伦敦召开,主题是“危机与批判”(Crisis and Critique),设置了近100个专题,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艺术等现实领域,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研究。会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对危机的根源、性质、影响、形式和前景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另一方面是推动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政治的、美学的、哲学的批判形式之间的对话。“危机与批判”这一主题来自20世纪30年代本雅明等人计划编辑的杂志的名称,准确地把握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和任务。

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影响的学术活动是每年在纽约召开的左翼论坛,2010年的活动于3月19—21日在佩斯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的会标是“中心不可持续:重燃激进想象”,意在表明,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已经动摇,另一方面左派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世界。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燃起激进的想象。像以往各届一样,论坛有200场左右的专题会议和3000人参加,表明马克思主义对美国的学术和公共政治仍有一定的影响。

^① Eric Hobsbawm. Sunday Times, 11/21/2008.

为纪念列宁诞辰 140 周年,2010 年 4 月 22—24 日“罗莎·卢森堡基金会”、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等机构在莫斯科联合举办了“列宁在线”国际学术会议。^① 这次会议旨在从多个视角评价列宁的思想贡献和当代意义。除俄罗斯外,有许多国家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还在互联网上与布达佩斯、格拉斯哥等地的学者进行视讯交流。会议内容丰富,涵盖了列宁思想研究的所有方面:(1) 列宁理论遗产评价;(2) 列宁的方法论理论;(3) 列宁的社会创造性理念;(4) 列宁的社会主义决策;(5) 列宁理论遗产与俄罗斯;(6) 列宁思想的继承人等。这是苏东剧变以来俄罗斯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列宁思想讨论会。

2010 年 4 月 20—21 日,莫斯科大学举办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俄罗斯超越危机的潜力:教育、科学和文化”国际理论研讨会,会议涉及的主题有:现代经济危机的性质和原因:与马克思时代古典经济危机的比较;社会和生态危机:对全球化进程的批判性分析;国际和俄罗斯应对危机的设计方案和实施经验;地缘政治危机的影响:反对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辩证法、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比较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经典理论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理论,从这些主题的设计可以看出,在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是紧密结合的。

2010 年拉美学术界和左翼政党也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研讨会,代表性的有:2010 年 4 月 1—3 日,秘鲁左翼政党在首都利马组织举办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研讨会;2010 年 5 月,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召开了第 5 届“马克思著作与 21 世纪的挑战”国际研讨会;2010 年 6 月 12—16 日,在厄瓜多尔举行的第 14 届“拉美革命问题”国际研讨会;2010 年 8 月,第四届“批评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论坛”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卢卡奇的晚期思想”;2010 年 8 月,题为“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适用性”研讨会在委内瑞拉召开,主要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以及当前全球化的趋势;2010 年 10 月,哥伦比亚国立大学召开第 7 届“马克思依然活着”的国际研讨会,主要讨论了拉美左派提出的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

① ЛЕНИН ON-LINE, <http://www.alternativy.ru/ru/node/1276>.

但不要权力》一书为新社会运动提供了响亮的口号。在《敲打资本主义》中，他强调，为了超越资本主义，需要在它的体制上打开裂缝。如何打开这一裂缝，作者求助于“否定”。在他看来，“我们否定，但从我们的否定中生长出来的另一种（another）作为，它既不是由金钱决定的，也不是由权力的统治所塑造的”。我们的在世之在本身就包含着否定的根源。人的存在就是存在，不能把它当作物，然而，这一基本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却被掩盖了。资本只承认价值的再生产，只知道抽取利润，人的存在只是价值实现的工具。在哲学上，霍洛威的立场与阿多诺是一致的，即强调辩证法不是正反合的运动，而是否定辩证法，是不配合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misfitting）。不仅人的存在概念，而且道德概念也应这样理解：“尊严就是‘不’的力量的展现。”^① 霍洛威的理论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否定本体论之上的。按照这种本体论，人的在世之在不是现成的给予，而是社会的特殊物质秩序造成的。但是，由于人的存在的特征，敲打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种不同的做事情的方式都可成为对现行秩序的质疑，不论它是否具有明确的政治形式。阿多诺一句“我们还活着”就包含着对反抗可能性的本体论理解。与阿多诺一样，霍洛威承认，以不同的活法来表达否定的力量总是困难的和不完全的。否定性，作为对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统治和压迫的反抗，这一切只能是无休止的否定运动，它体现的只是矛盾、断裂、对抗和拒绝，反对虚假的和解意识。在这里，不存在肯定的同一性思维和综合的总体性。加兰指出：“《敲打资本主义》的最有力度的观点之一是，以详细的形式批判地探索了‘做’是反对抽象劳动和劳动纪律的斗争。”^② 在这里，“正如无数次试验所表明的，没有正确的答案（Right Answer）”。霍洛威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有许许多多敲打资本主义的方式，但是既没有预言家，也没有救星，只有我们自己。然而，今天敲打资本主义，就是明天朝向共产主义。霍洛威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辞与无政府主义的日常斗争策略结合起来，虽然解释了否定的根源和可能性，然而他的理论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因为他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资本主义就是靠经常的敲打而保持其活力的，那又如何？

与霍洛威的否定辩证法立场不同，凯文·安德森在《当前对辩证法的某些挑战的克服》一文维护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传统。他指出，自 20

^① John Holloway. *Crack Capitalism*. Pluto Press, London, 2010, p. 3.

^② Christian Garland. Review on *Crack Capitalism*, <http://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ofbooks/reviews/2011/291>.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革命的辩证法在左派中经常被拒绝,这一拒绝来自两个方向:一是民主和市民社会传统,与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相联系;二是来自自治社会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传统,与萨义德、奈格里等人的思想相联系。这两个传统都拒绝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前者是“自我设限的革命”,对这些人来说,拒绝辩证法意味着拒绝革命辩证法中的“绝对自由”概念。安德森指出:“如果对马克思的哈贝马斯式批判是因为他过于激进,普罗米修斯式人道主义飞得太高了,而今天许多激进思想家对马克思的攻击则来自另一个不同的方向。在这些人中,据说马克思的问题不是他太激进,而是他激进得还不够。”以哈特、奈格里的非物质生产/共和模式,拒绝以辩证的方式把握现实本身的激进超越力量,敌视以辩证方式把握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概念。在哈贝马斯式的思想中,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拒绝表现为把革命辩证法指责为危险的乌托邦,并接受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是改良的唯一合理基础。哈特、奈格里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拒绝表现为拒绝启蒙和现代性观念,主张回到前启蒙的、前黑格尔的人和社会的概念,以古代的共和理想来拯救资本主义全球化。^① 作者总结了当前左派三种倾向的困境:哈贝马斯主义面对资本主义日益集权化和种族主义化,已经陷入悲观失望;后殖民主义把亚洲和中东问题归结为殖民主义,在理论上达到其极限;哈特、奈格里的解决办法,即依靠众多机器前进实现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雷尼·穆里尧的论文《辩证法:从赫拉克利特到马克思》^② 强调,在经济危机的今天,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重新关注尤其重要。“辩证法”一词有多重含义:作为一种论证方式、形式逻辑本身以及运动中的思想。把辩证法理解为运动本身的思想是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共同特征。作者认为,辩证法是推理行为(概念、判断和推论)的明晰性以及将运动中的思想形式化。对于马克思而言,辩证法在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以及对于它们的认识之中,它要求对过程、连续性和断裂进行阐明。

齐泽克在“第六届巴黎马克思大会”上的发言^③既是哲学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他认为,当代的核心特征是“经济(市场和竞争的逻辑)把自身作为

① Kevin Anderson. Overcoming Some Current Challenges to Dialectical Thought, <http://www.usmarxisthumanists.org/articles/overcoming-some-current-challenges-to-dialectical-thought/>.

② René Mouriaux. La dialectique d'Héraclite à Marx, Editions Syllepse (17 juin 2010).

③ Slavoj Žižek. Welcome to the Interesting Times, Actuelmarx-u-paris10. fr/com/M16 Plenum Žižek. doc.

霸权意识形态强加于自身”。在教育上,我们见证了教育的市场化,那种自命为启蒙价值承担者的传统,越来越趋向市场的低成本、高效率的逻辑;在权力的合法化和组织上,选举系统越来越按市场竞争原则来组织,选举类似于商业交换;在情感关系领域也越来越按市场关系来组织。整个资本主义成了一架阿尔都塞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自命为非意识形态的经济领域而言,这一勇敢的全球商品化的新世界认为自己是后意识形态的”。在这里,“统治的意识形态努力让我们接受彻底变革、粉碎资本主义和建立不受议会制约的民主的不可能性”。他认为,今天最为迫切的工作是把共产主义视为康德所说的“公共理性”。按照拉康的理论,实在界的不可能性处于一切可能性的核心,它瓦解意识形态建构的现实,并回溯地创造自己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系统自我封闭的不可能性恰恰意味着革命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也与实在界有关的原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意味着介入到瓦解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基本对抗的现实之中。”关于新时代人类的任务,齐泽克说:20世纪我们知道该做什么,困难在于等待正当的时机;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但知道不做什么将意味着什么。他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重新发明正义。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荣休教授梅札罗斯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二卷本的《意识的社会结构和形式》^①从思想史出发,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做了系统的批判。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是靠特殊的社会意识或意识形态支撑的,这一社会意识是由卢梭、斯密、康德和黑格尔等人建立起来的。具体来说,它包含以下方面:第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具有优越性,它的矛盾和问题是可以缓和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科学和理性的方法来解决。第二,把价值视为抽象的和理想的,其道德话语是形式主义的。权利、正义和平等都可以量化的形式衡量。在这一方法论中,任何对社会实质性的不平等问题都无法提出来。第三,社会冲突被认为是由自利的个体之间的竞争引起的,因而可以由国家或理念来调和。第四,历史的运动是被否定之否定支配的,因而不存在任何追求非资本主义选择的可能性。第五,抽象的主体与客体二元论在认识论领域起支配作用,主体是向内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与外在领域的客观性没有联系,因而人类的冲突只能是空洞的应当之间的冲突。最后,对抗性的个人主义是由有机体的或人类学的模式提供的抽象的纯粹形式的统一

^① Istvan Meszaros. *Social Structure and Forms of Consciousness I: The Social Determination of Method*.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Social Structure and Forms of Consciousness II: The Dialectic of Structure and History*.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1.

克服的。在梅札罗斯看来，不论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内部存在什么样的差别，它们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意识。这一社会意识掩盖了观念和思想的历史起源，剥夺了社会参与者的历史能动性。梅札罗斯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按他的理解，马克思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是：人类在世界中的创造性活动涉及人类存在与自然世界之间的新陈代谢，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人总是社会化了的个人。资本主义用它的对抗性和毁灭性的“第二秩序”为中介取代作为人与自然的“第一次序”的劳动中介作用，并产生出支持这种第二次序的意识形态，即生产工具与劳动者的分离，交换价值和商品形式的物化。基于这一批判立场，梅札罗斯强调，人类的解放需要重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实质性的社会结构，零星的改革，包括市场社会主义，最终都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因为受资本主义威胁的不是人类的特殊方面，而是人类—自然新陈代谢本身。因此，就这一制度来说，除了消灭它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荷兰鹿特丹大学的乔蒂·迪恩在《博克理论》^①中，试图提供一个关于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批判理论。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是媒体资本主义，金融和电子传播媒体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新的媒体实现了如下的目的，即把使用者纳入到享受、生产和监控的严密网络之中。借助阿甘本、鲍德里亚、德波、齐泽克和拉康等后现代理论，作者主张，对网络资本主义的反思性的把握最好是根据精神分析的冲动概念。《博克理论》一书代表着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它从关注大众文化主题转向更为根本的主体性和政治问题。他认为，日常传媒的交流不仅瓦解了民主的能力，而且使我们陷入到统治的循环网络之中。

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新著《为了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②表面上是经济学的，但实质上是一本哲学著作。他认为，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新的无产阶级概念。无产阶级是一个理智和记忆都被机器囚禁的经济主体，这一概念可理解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外在化的记忆”。通过把柏拉图与马克思结合，作者认为当今普遍的无产阶级化，不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体力劳动者的肌肉系统，也包括那些在信息工业中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的神经系统。在当代资本主义中，不仅劳动者的理智和记忆能力被机器所囚禁，而且使人能够过真正生活的艺术能力也被囚禁在技术之中。然而，这并非是纯粹消极的现象，它既使人进

① Jodi Dean. *Blog Theory. Feedback and Capture in the Circuits of Drive*. Polity Press, 2010.

②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olity Press, 2010.

托尔所指出：“卡利尼柯斯的论述的核心是坚持经济和地缘政治领域的联系。”^① 具体来说，卡利尼柯斯认为，2008 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战争与雷曼公司的垮台是同一个历史过程。2008 年的“划时代事件”标志着“后冷战时代的终结”和美国霸权的明显衰落。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区分了金融化的三重含义：金融构成了经济的支配力量；金融脱离经济其他领域而自主化；金融化意味着“更大范围的行动者在金融市场中的结合”。这种区分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对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进行分析。作者认为，金融在经济中的分量越重，整体经济越不稳定。借助马克思和哈耶克的理论证明，作者指出，当前的危机对资本主义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件，不过是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深处的矛盾的周期性爆发而已。作者认为，当前的危机是三个方向力量作用的结果：积累过剩和利润率下降；长期的不稳定的金融体系；不断地依赖信用泡沫刺激经济扩展。这一分析比起那种只强调某一因素的观点有更多的合理性。关于经济危机与地缘政治之间的联系，作者强调，经济危机和随后的政府援助瓦解了自由主义标榜的国家中立性，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标志着“国家回来了”。危机必定导致权力在资本与国家之间的重新分配，前者将被迫承认自己对后者的依赖，这意味着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除上述著作外，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社会学教授墨里·E. G. 斯密在其新著《危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卡尔·马克思和利润体系的衰落》^② 中认为，当前的危机是生产过剩、信贷和金融危机的组合危机（a composite crisis），是深层次的系统危机。梅札罗斯在《资本的结构危机》^③ 中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对脆弱的社会和生态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除非采取决定性的措施遏制资本盲目追求利润的趋势，否则人的潜能的全面发展不可能实现，甚至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也无法满足。作者肯定危机影响的多重性，强调只有工人阶级进入历史的中心舞台，建立起以满足人的需要为目的的全新的生产和分配体系，才能克服危机。

戴维·麦克纳利是加拿大约克政治学系教授，在《全球滑坡：危机和抵

① Daniel Whittall. Review on Alex Callinicos' Bonfire of Illusions: The Twin Crises of the Liberal World, Marxism & Philosophy: Review of Books, <http://marxandphilosophy.org.uk/reviewofbooks/reviews/2010/139>.

② Murray E. G. Smith. Global Capitalism: Karl Marx and Decay of the Profit System, 2010. Halifax and Winnipeg: Fernwood Publishing, 2010.

③ Istvan Meszaros. The Structural Crisis of Capital.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抗的政治学 and 经济学》^① 中，他反对把当前危机理解为金融非管制化的结果，强调危机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危机。本次危机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为克服经济衰退而进行的结构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全球不平等模式和新的资本积累中心，由此导致世界经济系统的深层次上的不稳定。危机的后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必然给穷人和劳工阶级的生活带来灾难性后果，使南方国家处境更为艰难，导致种族主义和排外意识的强化。另一方面，危机也将引发新的反抗形式，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住房运动、教育斗争，群众罢工和抗议等。他强调，左派应该建立一个与新自由主义秩序进行对抗的反抗联盟。该书受到许多学者的赞扬，伯托尔·奥尔曼认为，该书再次证明作者是资本主义批判的世界级马克思主义者。

大卫·哈维一直处于左派话语的中心，他最新出版的《资本之谜及资本主义的危机》试图恢复资本主义的系统逻辑和周期性危机的批判性理论。在他看来，资本的本质在于流动性，资本不是物，而是不断流动的动态过程，是“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对这一历史过程，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没有其他的什么理论可以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他认为，当前的危机不是经济系统的暂时紊乱和失调，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经济的、政治和地缘因素等，但其最终根源仍然是“过剩资本的消化问题”。资本的逻辑是永恒积累，它必须为过剩资本寻找新的投资和赢利机会，而周期性危机正是资本自我更新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危机是“非理性系统的非理性的理性者”（irrational rationalists of an irrational system）^②。哈维的逻辑有其优势，它很好地解释了资本积累的矛盾性和危机的周期性。但是，他的学说也受不少学者的批评，主要因为在他的理论中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即利润率下降规律，已经边缘化了。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索斯卡雅·札森是近年来“蹿红”的学者。2010 年 9 月她在巴黎马克思大会上做主旨发言：“当复杂性产生野蛮的时候”，^③ 既涉及当前的危机，也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野蛮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她关注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发明的各种金融工具是如何把自己推向危机的。在当代资本主义中，高度金融化与对领土国家的野蛮掠夺之间存在着隐秘的联系。一般来说，人们都认同，地球资源的价值应该根据人类生活的需要来衡

① David McNally. *Global Slump: 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Crisis and Resistance*. PM Press, 2010.

②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Profile Books, 2010, p. 215.

③ Saskia Sassen. When complexity produces brutality. <http://www.sen-public.org/spip.php?article721>.

受外部世界变化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凯恩斯主义大本营的东部常青藤大学的经济霸权。这一知识社会学的揭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表明新自由主义理性的建构不过是意识形态传播和扩展的历史，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非所谓无时间性的真理。

印度经济学家帕特莱克的《价值理论》^①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批判货币主义，并揭示货币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在货币主义理论中，货币价值取决于它的需求与供给关系，而货币的需求与供给又由流通货币的总价值决定。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有缺陷的，货币不是价值的衡量手段，而是财富的贮藏手段。即使在非交换经济中，也存在着货币。与货币主义相对的是马克思、凯恩斯、罗莎·卢森堡代表的“财产主义”（propertyist）理论。这一传统正确地指出了货币价值是由外在于需求与供给因素决定的，但它也有弱点，即无法解释货币的价值为什么从长时间看是相对稳定的。作者认为，货币的价值既不在于供求因素，也不在于它是价值的贮藏手段，而在于它与国际政治之间的特殊联系。从本质上说，货币理论也是帝国主义理论，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的价值是根据“石油—美元”确定的，也就是说，它是由美国的霸权体系决定的。

2010年德国出版了一本书《〈资本论〉：为民请命》。该书的作者不仅与马克思同名，而且是他的故乡特利尔市的主教。该书不仅成为畅销书，而且它的出版也成了—个新闻事件。莱因哈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卡尔·马克思相当接近。他认为，资本主义在打败了它的历史之敌，即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之后，已经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财富没有依据贡献原则和公平原则进行分配，而是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也带来了它的剥削和不平等模式的全球化。莱因哈特模拟与马克思进行对话：“观察今天全球经济的发展，似乎你是对的；似乎资本极力繁殖——充满激情不畏界限——在这个词的最本真的意义上；在看到资本家总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利，在口袋中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就这一点来说，你也是对的。”^②但是，此马克思非彼马克思。莱因哈特主教与罗马教皇一样，要求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道德化，而不是革命。在这里，他求助于国家。国家的出现是为了贯彻团结和公平原则，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国家要保护的—个人不是经济人，而是有道德的个体，必须尊重共同体的团结原则；最后，市场本身也必须道德化，由消费者民

① Prabhat Patnaik. The Value of Mone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② Reinhard Marx. Das Kapital: ein Plädoyer für den Menschen. München: Pattloch Verlag, 2010. p. 21.

斗争。该书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为基础,提出阶级的动力学应该是解释农业变迁的出发点,它关注的关键问题是全球化时代阶级的动力学和农业变迁的后果。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阶级和阶级斗争无疑是核心问题之一。虽然近年来,阶级理论受到后现代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但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和不平等的加剧,阶级问题又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2010年,德国学界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了多方面讨论,这些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

首先,阶级概念是否仍然有效?社会学家彼得认为,这一概念已经失效。阶级是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和象征意义三者共同构成的集体自我形象。但是,“社会原子主义、去团结化、道德分化继续存在,阻碍了阶级重新形成的前提”。^①既然如此,今天阶级概念还能做什么?彼得的答案是:“应该废除它!”显然,彼得的观点受到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彼得的观点受到鲍里斯的质疑。^②鲍里斯认为,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是批判的社会结构分析的必要因素,两者是不可还原的。彼得的许多经验分析是中肯的,但不能从中得出阶级消解论,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社会矛盾,阶级因素就有可能再度结构化。关于阶级概念在当代的意义,卡斯托的观点是明智的:“人们普遍承认,作为社会现实描述的阶级概念不再有的放矢……可是我认为,阶级概念保留了反对这个尝试(在社会中只想看到个体与个体生活道路)的根本价值。它让人们回忆起,仍然有不能还原为个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的集体性统治关系。”^③

其次,工人阶级的斗争是否仍然有意义?历史学家诺伊贝尔特(Harald Neubert)从理论史的视角讨论了这个问题。(1)作为马克思的核心范畴,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从作为经济形态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及其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动力学中推出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日益走向阶级的两极化。(2)其次,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作者指出:“从今天视角看,回到列宁的(帝国主义)定义是非常困难的……帝国主义不能被理解为资本

① Lothar Peter. Was machen wir mit dem Klassenbegriff?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 81, März 2010, S. 146.

② Dieter Boris. Was machen wir mit dem Klassenbegriff? Replik auf Lothar Peter, in: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 Nr. 82, Juni 2010, S. 148.

③ Robert Castel. Das Verschwimmen der sozialen Klassen. in: Joachim Bischoff ua, Klassen und soziale Bewegungen, Haburg 2003, S. 16.

派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一些学术刊物和网站,如阿根廷的《工具杂志》网络版、“拉美社会主义”网站等相继发表文章,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思想、理论贡献等进行研究。实际上,西方国家左翼学者一直对托洛茨基的思想情有独钟。

托洛茨基有两个核心思想,即非均衡发展理论和不断革命论。英国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的戴维森认为,托洛茨基重要的理论创新是提出非均衡复合发展理论,这一理论不能等同于后来的非均衡发展理论。非均衡发展是一个描述概念,而托洛茨基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托洛茨基看来,一个国家的历史落后性的优势在于提供了跨越了线性发展序列的条件,这不仅是说,落后国家可以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优势发展自己,而是说在复合发展结构中包含着革命的根源。作者说:“复合发展不是世界革命的催化剂,它是革命得以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催化剂没有出现,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主观条件,这正是托洛茨基 1917 年意识到的。……劳动反抗组织可以唤醒不均衡和复合发展过程带来的内爆。”^① 托洛茨基另一重要观点是不断革命论,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命运。齐泽克说:“托洛茨基是这样的人,他在 1990 年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没有地位,在 1990 年后的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中也没有地位,甚至对那些眷恋共产主义的人来说,也不知道如何对待他的永恒革命理论。”^② 但是,在麦克·洛威那里,非均衡发展 with 永恒革命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体现在他 2010 年再版了的《复合和非均衡发展的政治学:永恒革命》^③ 一书。他认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先进和落后因素相互杂交、冲突和对立,由这些对立所产生的断裂为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改造世界提供了可能。

随着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危机,非政党的社会运动在左派中受到欢迎,与此相关,无政府主义也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2002 年约翰·霍洛威著作的书名《改造世界但不夺取权力》就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近年来,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如大卫·贝里的《法国无政府主义运动

① 引自 Neil Davidson: From deflected permanent revolution to 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28 Issue, 2010.

② 引自 Neil Davidson: From deflected permanent revolution to the 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28 Issue, 2010.

③ Michael Löwy. The Politics of 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 The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 Haymarket Books, 2010.

们被那些进步人士告之，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是阶级和经济结构，而他的理论模型完全没有纳入种族、族性、性别或民族主义，或者说，即使有也是不多的”。^① 通过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学和文本学研究，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分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分析非西方社会以及欧洲和北美的种族、族性和民族主义问题。虽然有些著作中存在一些成问题的线性观点和种族中心主义的痕迹，但是，马克思的整体轨迹是面向民族、族性和殖民压迫的，面向这些领域中的抵抗运动的。”^② 马克思、恩格斯在 19 世纪 50 年代讨论欧洲殖民统治对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影响时，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但此后，马克思的反殖民主义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表达，其中包括他为《论坛报》写的文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阐述了多线条的历史理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提出，为历史的非欧洲中心主义解释打开了理论空间。在马克思的后期思想中，民族问题、族性问题、非西方社会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中包括对美国内战期间的阶级与族性关系的讨论、对波兰 1863 年起义的支持，对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俄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以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注等。作者说：“在这一研究中，我主张马克思已经提出了社会改变的辩证理论，这一理论既不是单线条的，也不是排他性地以阶级为基础的。正如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涉及多个方向，他的革命理论也开始更多地关注族性、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的交叉关系。”马克思并非只关心阶级和国家，在民族主义、族群、妇女、宗教等所谓的边缘化领域，也有许多思考。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在中心，也在边缘。这正是该书的书名的寓意所在。

在马克思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关系问题上，萨米尔·阿明的著作《欧洲中心主义》^③ 也值得一提。阿明没有与后现代殖民理论进行直接争论，而是试图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而且对它的起源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与萨义德的立场不同，阿明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不是通过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论建构起来的，而是在殖民统治时代形成起来的。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于 1492 年，即现代殖民主义初期。自从欧洲大陆

① Kevin B. Anderson. Not Just Capital and Class: Marx on Non-Western Societies,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 24, No. 3, November 2010. p. 7

② Kevin Anderson. Marx at the Margins: On 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③ Samir Amin. Eurocentr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